

云上平田

李冶钢



“按节下松阳，清江响镜吹。”在浙西南腹地，藏着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桃源胜地——松阳县。这里山环水绕，偏居一隅，绿水青山与古村老屋相伴相生，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，被誉为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。这里还有100多座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，每一座都熠熠发光。

平田村就是其中之一。平田村位于松阳县四都乡，已有900多年建村史。其名字听起来虽不显山露水，但因“高人一等”的海拔，常年被缭绕的云雾掩藏，从而得名“云上平田”。平田村依山而建，民居呈阶梯式层层铺开，完整保留了“村落、梯田、山水”的自然形态。2014年，平田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和久违的朋友一起前往平田。一大早，车子从松阳县城出发，沿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前行。我们就像飘浮在群山的迷宫之中，又不时地邂逅惊喜：刚刚还陶醉在云海翻涌的美景中，瞬间又被依山而建的夯土屋群所吸引。

作家冯骥才曾说，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。谁曾想，就是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偏远小村落，凭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以及当地政府活化传统古村落的举措，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、清华大学、香港大学的诸多建筑设计师。他们驻扎于此，通过公益设计保护性地改造村

里闲置的古民居房，让它们变成了民宿、餐厅、博物馆、展览馆、茶室、咖啡店……

其实，平田村本身并没有打造出任何能叫做“景点”的地方，竹林、茶园、群山、清泉、灰瓦、白墙，这些独特的村落场景都不是一朝一夕筑成的，却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难怪有人说，到平田村无需攻略，徜徉在每处角落，步步皆景，都能沉浸式地体验山野的纯真自然。一座座独具文艺范儿的建筑代替了老旧房子，农耕馆、扎染坊、衣食餐馆等吸引了各地的摄影师、写生客、游客打卡拍照。

那些原生态的村道曲折盘绕，高一层、低一层，延伸向村庄的各个角落，很难找到尽头。我沿村路向里走，村庄一点点显露。房屋或独立成幢，或相互倚靠，疏密有序地镶嵌在青山褶皱之中。通过无人机俯瞰，村子被梯田、茶园和森林围绕，一条大路从村前穿过，既为村民提供便利，又不破坏村庄的宁静。这样的平田村，真值得人们来一次返璞归真的长途跋涉。

文化是古村的根脉，平田村不仅有着好生态，而且古迹俯拾皆是。平田多为江姓，传说是大禹的贤臣——伯益的后代。江氏祠堂是村中最古老的建筑，据说是始祖奎公迁居平田时所建，祠堂门口绘着“财神”和“文曲星”两幅壁画，画中的故事把游人带进一段久远岁月。

在平田，我看得最多的，是建筑，这些建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古民居，有宅院也有祠堂，连绵成片，风貌万千，彰显着村民的建筑智慧。其牛腿、斗拱、卷棚顶、天井卵石拼花的制作工艺堪称精湛。这些老陈设透着旧时、熟悉的味道，充满了诗意与美感。

不得不提，平田村的美带着一抹阳刚之气：错落有序的黄墙黑瓦，棱角分明的台阶弄巷，仿佛一个雄壮伟岸的汉子，豪迈而威严。

山中寻谧静，且做云中仙。我与朋友决定在此小隐几日，择一精品民宿入住，感受慢生活。不过，眼前的这幢普通夯土民居虽经改造变成了精致的民宿，却留下了时光的印记，一景一物都能让人体味到



坝两个普通村寨，紧紧依托峨眉山这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。200多家特色民宿应运而生，成为峨眉山景区最大的民宿产业地，加之环境优美、配套设施和服务完善，逐渐形成“观光上金顶，度假在黄湾”的旅游新业态。

“峨山多药草，茶尤好，异于天下。”唐代《昭明文选注》的记载，足见峨眉山茶之优异。勤劳善良的峨眉山人大多栽种茶叶，且善于传统手工制茶。住在黄湾小镇的村民大多都有自己的茶园，他们种茶、制茶，并巧妙地将茶叶发展与民宿产业有机融合。

在小镇穿行，总会被古琴声所吸引，循声而去，往往是一茶室，或古朴，或现代，可观茶艺表演、可听佛教学音乐……茶是好茶，水是山泉水，冲泡间茶香四溢，抿一口神清气爽，可邀友畅谈，也可独坐半日，或动或静，自在悠然。茶室往往与民宿并存，相得益彰。来民宿的客人可免费品尝，觉得好的，便在临行前购买一点。民宿客人成了买茶的“回头客”，这也算是峨眉山茶走向世界的一条“捷径”。

近悦远来、动静皆宜的黄湾小镇，如峨眉山脚下的一颗璀璨明珠，宜长住，也可短憩。“只有峨眉山”梦幻剧场近在咫尺，可以在体验式观看中感悟人生百态、大道至简。沿峨眉河景观大道，四季花海妩媚妖娆，随着大熊猫生态园、朱鹮栖息公园的落地，黄湾小镇愈加魅力无限、风采动人。

来过黄湾小镇的人，大多会收到一本武术养生的小册子，一枚茶叶制成的“名片”。名片亦可作书签，健康环保，与养生小册子巧妙融合。于是，在某个闲适的时刻，在伸展筋骨的瞬间，在某个你心仪的章节，与黄湾小镇再次相遇。

上图：黄湾镇民宿群。 丁怀宇摄

乡情和暖意。柔和的灯光、别致的透明瓦片天窗、看似随意摆放的绿植……整体既有原本的泥房味道，又有现代巧思。夜幕渐落，星光点点，透过窗子可以远远地看到县城。彻夜通明的灯火，来来往往的车辆，那是人间繁忙的一隅。此起彼伏的虫鸣，是城里难以听到的一曲曲旋律优美的自然交响乐，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清晨，伴着公鸡的啼鸣，恬静的村庄在初升的阳光下苏醒。推开窗，似有若无的山气云雾与袅袅炊烟交织在一起。不知不觉，红日升起，在山头积聚涌动的云海被晨光染满绚丽的色彩，洒下道道金光，恍惚间我仿若置身仙境。

吃过早饭，跟着村民去田间体验农活，自己动手采摘高山果蔬，品尝一顿土灶烹饪、食材地道的午餐。饭后坐在老宅前喝茶，无人打扰，只有树木的疏条在墙壁上涂抹着各种迷人的光影。落叶无声，唯闻啾啾鸟鸣和竹间轻吟的风，让人心绪安宁。

在平田，品茶也好，漫步也好，别样幽静，自得惬意。一个人站在山坳处，清新的山风迎面拂过，裹挟着山间田野的青草味。向远处眺望，村民挑着刚摘的蔬菜走在田埂上，大黄狗摇着尾巴跟在后面，偶尔传来孩童的嬉笑声。冬日的山谷静谧异常，在氤氲沉浮的雾气中，阳光被雾化成柔和煦的光，轻轻洒落在梯田上。连绵起伏的大山，一眼望不到边。

我想，平田独有的乡野肌理，常年隐藏于青山古树之中、云海薄雾之下的神秘气质正是别处难寻的魅力。当我离开时，仍久久留恋于平田村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。

上图：平田风光。李冶钢摄
下图：浙江松阳“老屋”焕发新活力。王华斌摄（人民图片）

江西吉安，古称庐陵，秦初建县，汉末置郡，隋称吉州，元始名吉安，明清为府。古庐陵钟灵毓秀、交通便捷、商贾如云，物阜民丰，素有江南望郡“金庐陵”之称。

“金庐陵”的“金”，指的是金黄色的稻谷，表示古庐陵物阜民丰。唐代文人皇甫湜在《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》中云：“自江而南，吉为富州。庐陵户余二万，有地三百余里，骈山贯江，扼岭之冲……土沃多稼，散粒荆扬。”此外，古庐陵人才辈出，金榜题名中状元者不少，亦可称得上“金庐陵”。

吉安，东西南三面环山，武夷山、南陵、罗霄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，抵挡了东南沿海的强风暴雨和西面寒流的侵蚀。吉安北面与鄱阳湖平原相连，形成壮阔富饶的吉安盆地，这里光照充足、雨量充沛，适合各类农作物生长，自古就是林茂粮丰之地。宋神宗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，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，考察民



情，作诗10余首，留下了“清风源里有人家，牛羊在山亦桑麻”的千古佳句。

粮食产量是衡量古代经济社会兴衰最重要的标准之一。北宋时朝廷官府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，每年漕粮600万石左右，江西供粮120万石，其中吉州近50万石，约占全国1/12、江西的1/3。南宋偏安，吉州更是主要的产粮区，年供粮60万石以上，几近全国1/10。

沟通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赣江，在吉安腹地穿行200公里，占千里赣江（水路）的近1/2。古庐陵盛产木材，又居赣江中游，境内江河多，故此地造船业十分兴盛。在宋代，这里是全国的造船工业基地，城南江边有规模宏大的官办造船厂，每年建造用于漕运粮食的大型官船500多艘，约占当时全国造船总量的1/6。史载，南唐保太三年五月，吉州铁锚的十字锚，长2尺，重650公斤，系战舰或木筏用。北宋天禧末年，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，其中吉州造525艘。南宋建炎二年，“全国造船2676艘，其中吉州造船898艘，数量之多，居全国之冠”。从此，这里舟楫穿行，千帆竞发，被誉为“咽喉荆广，唇齿浙浙”，成为连接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浙江等省的重地。

水陆交通的便捷促进了商业的繁荣。唐宋时，庐陵乃全国32个重点城市之一，为江南的经济中枢，商业兴盛。明清之际，全国各地至少有24个商人会馆聚集吉安城中。南来北往的商贾，将这里的粮食、陶瓷、木材、水果、茶叶、夏布等各种产品通过“水陆联运”，或南下翻越大庾岭，入

珠江水系，过南海、进入太平洋、印度洋；或沿赣江水道北上经南昌、九江，又经鄱阳湖进入长江，入太平洋，销往世界各地。现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吉州窑产凤首白瓷瓶被视为世界级珍品，或许就是从这条黄金水道漂洋过海的吧？

北宋时，苏东坡从被流放的海南经赣州北归，游览庐陵古后河时感叹：“此地风光半泽州”。

明崇祯九年（公元1636年），徐霞客在《江右游记》中写道：“饭毕，抵吉安郡。已过白鹭洲之西……是日雨丝不止，余入游城中，则寥寥，出南门，见有大街濒江，直西属神冈山，十里阡阡，不减金阊也。”

阊阖是为街市，金阊是指苏州的金门、阊门。苏东坡、徐霞客这两位文学大师，都认为庐陵赣江边的街市并不比苏州逊色多少，吉安的富庶繁华可见一斑。

明代吉安安福县籍的大儒彭华，曾用“商贾负贩遍天下”，自豪地向朋友介绍家乡。

历史的书页翻到20世纪。即使是到了羸弱的晚清年代，光绪年间《吉安府志》这样描述吉安发达的商业：“商贾交易聚西南二关两街，起南门，达南塔寺，铺舍稠密，烟火万家。”

千里赣江奔流北去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有着江南望郡“金庐陵”美誉的吉安，正携千年雄风，乘着新时代的列车，奔向新征程。

上图：俯瞰江西省吉安市庐陵文化生态园。李军摄（人民图片）

江南望郡『金庐陵』

本报记者 郑少忠

行看青木川

赵智远

去青木川看看的念头，是读过叶广岑同名小说《青木川》后产生的，因为小说中的原型，就是发生在青木川的人和事。

从汉中经勉县、略阳，我们一家人乘车前往青木川。公路在山间穿行，路面狭窄崎岖，仅容两车过往。车一直跑不起来，用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青木川。叶广岑来此采风时，写下“车陷泥坑”“一行人被迫在大石头间步行”，看来也就“不足为怪”了。

青木川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，陕、甘、川交界处，是个“一脚跨三省”“鸡鸣三省”、充满故事和传奇色彩的隐世古镇。

到宾馆安顿好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。站在金溪河北岸，只见河水蜿蜒，穿青木川古镇而过。两

岸建筑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散发着悠悠古韵。古桥横跨，古建相连，似一幅灵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跨过金溪河来到南岸。不同于北岸的仿古建筑，这是一条始建于明代的老街。街道蜿蜒八九百米，好似一条卧龙，故而得名“回龙场”，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模样。两侧的老房子都被商铺占据，出售核桃馍、山药片、油炸小鱼等食品。向老街深处走去，会看到有小儿打闹嬉戏，老太婆膝置箩筐，不紧不慢地挑拣青菜。一猫一狗蜷缩门边，显出百般无聊的样子。一户村民从山上采来野菜、野菜摆在门口出售，果菜碧绿鲜活……可惜，我们这些远路游客不能把这些“新鲜”带回家去。

老街一个屋顶上，几块砖夹着



一湾山水见乾坤

廖淮光

山上佛界，山下人间。这无疑是对坐落在峨眉山脚下黄湾小镇的最好诠释。身处小镇，抬头是蔚蓝之下的峨眉仙山，满目苍翠仿佛可以纳入胸怀，俯首是近在咫尺的峨眉城区，一城繁华好似触手可及。可闻报国寺的悠悠钟声，也能感受到匆忙的尘世气息。从山上奔流而来的峨眉河，在这里归于平静舒缓，手臂般环抱小镇。

小镇建筑全部为川西仿古建筑风格，斜坡顶、薄挑檐，依山傍水，开敞通透，并巧妙地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峨眉武术。各街道、小巷均以峨眉武术的派别或分支命名，形成“一镇一庄、九坊八街十六巷”的空间布局，点易坊、青城坊、铁佛坊、武林山庄、黄陵坊、会门坊、洪门坊、岳门坊、八门坊……独具特色的武

术文化元素、栩栩如生的武术雕塑，令人仿佛穿梭武林，置身江湖。

每天清晨，当初升的太阳透过山间的雾霭，城市慢慢露出清秀模样。伴随清脆的鸟鸣和淙淙溪流，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在武林广场上带领大家练习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在老师的带领下挥拳推掌、起伏跳跃，小镇因此有了动感的节拍。小镇打造的武术体验课堂、武术养生讲座、武术禅修等特色活动，吸引了天南地北的武术爱好者，也成为康养健身的好去处。在“武”动的人群中，语言、肤色各异的外国人频频出现，他们合着节拍，一招一式地认真比划，从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。

黄湾小镇属当地的新农村建设项目，安置了本地3500多名村民。规划建设后，曾经以河为界的黄湾、张

一个“电视锅”，屋檐下挂着“鸡鸣三省”“回龙场街”的彩旗，有些褪色，反倒和古街融为一体。步入一座院落，是一个制酒作坊，可供人参观，还设有小卖部，出售几种“土酒”。褐瓷光釉的陶坛外罩竹编，包装朴素可人。我买了一坛一斤装的包谷酒，算做青木川之行的一份纪念。

距古镇不到一里的魏家坝，有一处新老两院组成的“魏家大院”，它是当年青木川的“豪宅”，原先的主人名叫魏辅唐。“魏家大院”里有一辆美制“福特”轿车，这是魏辅唐的专车。上世纪40年代，青木川没有通往外地的公路，这辆轿车就被拆卸成零部件，运到青木川，重新组装。魏家老宅和福特轿车，如今还保持着原有的模样，时代的车轮却已滚滚向前。

老街向南的一道小巷里有一座建筑，墙上书写着“辅仁中学”几个大字，它是魏辅唐当年兴办教育的历史见证。可惜，此处大门紧闭，我没有看到里面的建筑和景物。

青木川古镇的美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陕西凉皮、豆腐干、热凉粉、核桃馍等都值得品尝。用藿香叶挂上面糊制成的油炸藿香叶，是夏天清凉解暑的食品，独具特色。黑猪腊肉也属当地名产。我买了几斤核桃馍，当作伴手礼赠送朋友。

夜幕降临，整个青木川古镇沉浸在夜色之中，给人无限回味。灯光和建筑倒映在河中，摇曳闪烁。行人穿行街巷，犹如行走在天上街市……

次日早晨，我们乘车驶上通往陇南的高速公路。再见，古色古香的古镇。再见，神奇的青木川！

左图：青木川古镇新街。 黎德华摄（人民图片）